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二

藝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乙巳教宗湛

穆宗長子母太后王氏游戲無度
年十八崩葬莊性復偏急為克明裁之
改在位二年

改寶曆

藝三

八月遣中使詣天台採求靈藥詔道士劉

從政入宮資質仙事署光祿卿別號升

玄先生

丙午三月命道士孫準製長生藥署準為翰林

待詔

四月帝畋獵夜歸與宦官酣飲擊毬俄燭

滅遇弒年十八大臣裴度等迎皇太弟

江王立之是為文宗

五月下詔革兩朝淫侈不法之務捕道士

孫準等二十八人及佞僧惟真民服流

于嶺表

丁未文宗昂

穆宗次子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
用李訓鄭注欲盡誅宦仇士良
等除覺繼兵殺宰相王涯等二十
餘人帝三十二歲崩在位十四年

和

庚申十月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奏帝誕月請於

洪州起方等戒壇度僧資福制曰不度僧尼累有勅命傳師忝為方面違禁申請宜罰俸料一月

澧州藥山禪師惟儼卒大儒唐仲為之碑曰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

十二月六日終于修心之所後八年門人狀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崇敎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敎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叅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寬敎示寂之後四方從道之人

質疑傳妙罔不詣崇敎者嘗謂仲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敎之闡於洙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堙沒哉惟大師生南康信豐自為童時未嘗處羣兒戲弄中往往獨坐如念如思年十七

蓋

二

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曆中受具於衡岳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夙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耶是時南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岳

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
照乘之珎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
四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
師必默識懸解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
十年寂曰汝之所得可謂浹於心術布於

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
天和合於本無吾無有以教矣佛以開示
羣盲爲大功德滅衆惡爲大德爾當以功
德者濟羣迷宜作梯航無久滯此由是陟
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因憇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
効其飄轉耶既披蓆結庵才庇跌座鄉人
知者因齋携飲食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
於人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受鄉人跪
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嘗

慧三

三

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
嚴涅槃晝夜若一終始如是殆三十年矣
遊方求益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
徒葺居禪室梁棟鱗差其衆不可勝數至
於沃煩正覆道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

第一九〇册

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莫而息未有义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有色窮本絕外汝其悉之語畢隱几練練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入室弟子

躡冲虛等迁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嘗以大練布爲衣以竹器爲躡自雜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數百童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玆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甫煥夏服輕踈未嘗易其衣華室靖

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床下未嘗易其禮非夫罄萬有契真空離攀緣之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欲义而如一者耶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

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閭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源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言其要其要既得可言其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萬有網出無形曹溪所傳徒歲于密身世俱空曹

說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爲至精出沒在我誰
以曰死生刻之琬琰立之岩岫作碑者伸期
於不朽

李翱作復性書其一曰人之所以爲聖人
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

聖

四

懼愛惡欲七者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
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
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
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不惑者也聖人
者豈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
不言而信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
合於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
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

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
故雖終身而不自睹其性焉火之潛於山
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末流
而泉於山非不水也石不敲木弗磨則不
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

第一九〇冊

滌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爲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極也

卷三

五

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

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

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斯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九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

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有焉於是此道廢闕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劔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為

辭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興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西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

燕三

六

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闕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

傳於是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其二曰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思無慮也易曰天

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

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

執三

七

知其爲邪本無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

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靜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聞見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不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

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爲而不著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

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故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之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

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也曰率
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
誠也至誠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
道之謂教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也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

經

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
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
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
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說
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
甚焉其心不動是弗覩之覩弗聞之聞也
其復之不遠矣故謹其獨謹其獨者守其
中也問曰昔之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

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
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之問人之性猶聖
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自而生耶曰情
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
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

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能正性命故也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其渾也性情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

藝

九

性鑒乎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不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性人之性將復焉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所翳性不能復聖

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所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則無邪邪何由生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

曰未知生焉知死則原其始及其終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矣其三曰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與物

皆作休乎非休者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休耶作耶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與萬物一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虫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四其心之所

爲其所以異於鳥獸虫魚者止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年三十有九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年九十百年者希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十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也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百千人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猶懼

藝

十

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巴爾○雲代蔚三州山谷間
石化為麩民承食之

蘇州重玄寺刊石壁經成刺史白居易為
之碑曰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
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干步寺在蘇

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刻釋氏經典
自經品眾佛號以降字加金馬夫開示悟
入諸佛知見以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
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
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解脫莫

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

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出

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

七言禳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

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一十言應念順願

甚

士

願生極樂土莫急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

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普賢菩薩

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

覺莫過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二百五言

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

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
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
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
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
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
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
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太和三年春成
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弟
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
書之郡守居易施辭而讚之讚曰佛滅度

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復有
人書貝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臘印
空假使有人刺血爲墨剥膚爲紙即人知
滅如筆書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臘不若
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
德契如來付囑之心
是歲丹霞天然禪師將終命左右具浴浴
畢乃頂笠策杖受履垂一足未及地而化
春秋八十有六師本儒生行應舉偶一禪
者問仁今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

如選佛曰選佛當何所詣禪者曰江西馬祖出世即選佛之場也師遂見馬祖以手托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之師師抵南嶽亦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乃禮謝入行者堂執務後因普請

藝

上

鐘草次師獨沐頭跪於石頭之前石頭欣然與之落髮尋為說戒即掩耳而去便返江西再見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騎聖僧頭而坐眾驚異以白馬祖祖入堂見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與法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名父之徧歷諸方後於天津橋橫卧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故曰無事僧鄭奇之日給米麩洛下翕然敬向居鄧州丹霞至數百眾嘗示眾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此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什

麼薦不薦吾往日見石頭和上亦只教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得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

第一九〇冊

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什
麼物不用經不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
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
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越慮在在
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是凡夫阿

教三

上

你須自看取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
暗裏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珍重師嘗著
玩珠吟二篇其一曰識得衣中寶無明醉
自醒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智境渾非
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

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
泉出杳冥本剏非鍛鍊元淨莫澄潭紫磷
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
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剏凡功不
減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闍王口自呈
護藏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
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
非爲說閒名忽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
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即
佛何佛更堪成

時有凌行婆者嘗謁浮杯和上與喫茶次
婆問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曰浮
杯無剩語婆云我不恁麼道曰你作麼生
道婆歛手哭曰蒼天中更冤苦杯無語婆
云語不知偏正爲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

南泉泉云苦哉浮杯却被老婆摧折婆聞
南泉語乃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澄
一禪者見婆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
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云會麼一
合掌而立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

一舉似趙州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
口啞在一云未甯和上怎生問他州以棒
打云似這伎死禪和不打更待何時連打
數棒婆聞趙州恁麼道乃曰趙州自合喫
婆手裏棒在後有僧舉似趙州州哭云可

藝三

古

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乃合掌曰趙州眼
放光明照破四天下後趙州令僧去問怎
生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頭趙州聞之乃
以一喝寄云當機直面提直面當機疾報
你滂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亦以一偈答曰

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義文宗喜食蛤蜊一日御饌中有蛤蜊劈不張者忽變菩薩像帝驚異有旨送興善寺令眾僧瞻禮因問侍臣此何祥也或

對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詔問之帝召政而問焉對曰物無虛應此殆啓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形得度者即現菩薩形而為說法帝曰菩薩形今見矣未聞其說法何也對曰陛下見

此以為常耶非常耶信耶弗信耶帝曰非常之瑞朕焉不信政曰陛下聞其說法矣何謂未聞帝大悅詔天下寺並立觀音像奉祀焉

登十月帝誕節召法師知玄與道士於麟德

誓

主

殿論道

二月四月丁巳宰相李訓上疏請罷內道場沙汰僧尼濫偽者制可是日詔下方殿大內靈像俄暴風聿起舍元殿鴟吻俱落發三金吾仗舍內外城門樓觀俱壞光化門墻

亦崩士民震恐帝以訓所請忤天意亟詔
停前沙汰詔復立大内聖像風遂頓息見
舊史五行志是歲冬十一月宰相李訓鄭
注謀誅宦官不克事敗訓注皆死之

是歲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將示寂

第一座問曰和尚百半後向什麼處去師
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云某甲隨和
上去還得不師云汝若隨吾則須銜一莖
草來乃集門人告之曰星翳燈幻其來久
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師得法於

馬祖後歸池陽自架禪室以居凡三十年
不下南泉會宣城觀察使陸公巨請下山
伸弟子之禮由是學徒雲集陸嘗問弟子
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泉云分明記
取舉似作家陸云和上大不思議到處世

界現成泉云道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他
日又云弟子薄會佛法泉云十二時中作
覺麼生陸云寸絲不挂泉云猶是階下漢泉
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一
日見人雙陸大夫拈起散子云恁麼不恁

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泉拈起骰子云
臭骨頭十八嘗示衆曰道箇如如早是變
了也今時師僧直須向異類中行又曰我
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
行三昧普現色身又曰如今不可不奉戒

藝三

去

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
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爲修行才
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亦是情見隨他因
果更有什麼自由分又曰老僧十八上解
作活計有人解作活計者麼出來共你商

量須是住山人始得珍重無事各自修行
大衆不去師復云如聖果也大可畏沒量
大人尚不柰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
他經論家說法身爲極則喚作理盡三昧
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
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人癡鈍箇
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
你商量如空劫時還有修行人否有無作
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唇薄舌及乎問著總
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事兄弟今

時人擔佛著肩頭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
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
你若束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汝
推師與趙州門風天下推仰以為絕唱
大和九年九月十一日潭州道吾山圓智

藝三

七

禪師告寂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槃
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
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山曰不
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
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岩侍立次藥山曰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
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岩問藥山曰智師
兄為什麼不祇對和上山曰我今日背痛
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岩即來問師曰師
兄適來為什麼不祇對和上師曰汝却去

問取和上

僧問云居切忌道著意怎麼生
云居云此語亦毒僧云如何是

一寐毒底語云居云
一棒打殺龍蛇

雲岩臨遷化時遣人送

辭書到師展書覽之曰雲岩不知有悔當
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
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有也未又云雲
岩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

第一九〇册

馮山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
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
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
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
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問無神

通菩薩為什麼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
曰和上知否師曰不知曰為什麼不知師
曰汝不識我語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
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
諾師曰添却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

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
日又問和上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
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
師示疾有苦僧衆慰問法候師曰有受非
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將行謂衆曰吾當

誓

丈

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閻
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勅謚
修一大師塔曰實相

震改開成〇元年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
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

端甫卒史館修撰裴休製碑曰玄秘塔者
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爲丈夫
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道
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
生捨此無以爲丈夫也背此無以爲達道

也和上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爲秦
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
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
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教法言訖而滅
既成人高頰高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
之耳目固必有殊相奇表與始十歲依崇
福寺道悟禪師爲沙彌十七正度爲比丘
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照律師稟持犯
於崇福寺昇律師傳涅槃唯識大義於安

卷二

九

國寺素法師復夢梵僧告曰三藏大教盡
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
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知其畔岸矣
夫將欲伐株杙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
固必有勇智宏辨與無何謁文殊於清涼

第一九〇册

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

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上符彩起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爲務由是天子益知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

區夏縛吳幹蜀潞蔡蕩郢而天子端拱無事詔和上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火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江海無驚浪蓋參用真乘以毗大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爲之君回必有冥符玄契與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清衆者十一年講涅槃唯議經論位處當仁傳授宗乘以開誘道俗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

自萬徧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床靜慮自得貴臣賈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玉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

藝

干

彈書而上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與臺皆以誠接議者以謂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上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羣迷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與以開成元年六月

一日向西右脇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彌龕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弟子

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上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自約義正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徽猷

有時堙沒而閻門劉公法緣窅深道契彌
 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游其藩備其
 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賢劫千佛第
 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
 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

卷三

王

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
 駁有大法師為作霜電趣真則滯涉偽則
 流象狂猿輕鈎檻莫收棍制刀斷尚生瘡
 禿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啓運大雄垂
 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

道有大法師逢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
 開崢嶸棟宇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
 未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古
○慧星現
長八丈

卒開成三年三月六日僧統清涼國師澄觀

將示寂謂其徒海岸等曰吾聞偶運無功
 先聖悼歎復質無行古人耻之無昭穆動
 靜無綸緒往復勿穿鑿異端勿順非辨偽
 勿迷陷邪心勿固牢闢諍大明不能破長
 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

佛無取信於人真離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現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言訖而逝師生歷九朝爲七帝門師春秋一百有二僧臘八十有三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日夜發光晝視

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鐘文宗以祖聖崇仰特輟朝三日重臣縞素奉全身塔于終南山未幾有梵僧到闕表稱於葱嶺見二使者凌空而過以呪止而問之荅曰比印度文殊堂神也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

供養有旨啓塔果失一牙唯三十九存焉遂闢維舍利光明瑩潤舌如紅蓮色賜謚仍號清涼國師妙覺之塔相國裴休奉勅撰碑其銘曰寶月清涼寂照法界以沙門相歲世間解澄湛含虛氣清鐘鼎雪沃剌

藝三

三

溪霞橫維嶺真室窅冥靈嶽崔嵬虛融天地峻拔風雷離微休命實際龐鴻奉若時政革彼幽蒙烟乎禹質元聖孕靈德雲冉冉疑眸幻形谷嚮入耳性不可爲青蓮出水深不可闕才受尸羅奉持止作原始要

終克諧適莫鳳藻瓚奇遺演秘密深翰風
 生供盈二筆欲造玄關咽金一像逮竟將
 流龍飛遷颺疏新五頂光銜二京躍出法
 界功齊百城萬行分披華開古錦啓迪羣
 與甘露飲燮黃金偈懷生保又聖主師

資聿興遐裔具葉龕宣譯場獨步譚柄一
 揮幾回天顧王庭關法傾河湧泉屬辭縱
 辨玄玄玄紫衲命衣清涼國踰不有我
 師孰知吾道九州傳命然無盡燈一人拜
 錫統天下僧帝網冲融潛通萬戶歷天不

周同時顯晤卷舒自在來往無蹤大士知
 見允執厥中西域供牙梵倫遽至秦啓石
 驗嘉風益熾勅俾圖真相即無相海印大
 龍蟠居方丈哲人去矣資何所參即事之
 理塔鎖終南

勅寫國師真奉安大興唐寺文宗皇帝御
 製贊曰朕觀法界曠闡無垠應緣成事
 虛根清涼國師體象啓門奄有法界我祖
 聿尊教馭海岳恩廓乾坤首相二疏拔擢
 幽昏間氣斯來拱承佛日四海光凝九州

慶溢敬金仙門奪古賢席大手名曹橫經
請益仍師臣休保余遐曆爰抒顛毫式揚
茂實真空罔盡機就而駕白月虛秋清風
適夏妙有不遷緣息而化邈爾禹儀煥乎
精舍

呆製象碁

昔神農以日月星辰為象唐相國
牛僧孺用車馬將士卒加炮代之
為機矣

是年正月六日圭峰宗密禪師示寂相國
裴休撰傳法碑師姓何氏果州西充人釋
迦如來三十九代法孫也釋迦住世八十

年為無量天人聲聞菩薩說種種法最後
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于世
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所證超一切
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
推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相契使自證

知光明受用而已自迦葉至達磨達磨東
來至曹溪凡三十三世曹溪傳荷澤荷澤
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傳遂州圓圓傳
禪師師於荷澤為五世於迦葉為三十八
世其宗系如此師豪家少通儒學一日偈

遂州未及與語退遊徒中見其儼然在定
忻躍慕之遂剃染受道嘗赴齋次受經得
圓覺十二章誦未終忽然大悟歸以告其
師師印可乃謁東京照照曰菩薩人也誰
其識之次謁清涼觀觀曰毗盧華嚴能從

藝三

三

我游者其汝乎及因漢上僧授華嚴新疏
遂講華嚴久之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唯
識起信法界觀等經疏鈔及禮懺修證圖
傳纂略文集諸宗禪語爲禪藏并書偈議
論凡九十餘卷或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

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爲多聞
之所役豈聲利之所未忘乎曰嘻夫一心
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開而爲六
度散而爲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
嘗違萬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
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
心而證者爲法隨行而起者爲後得未必
嘗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
於萬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
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

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自迦葉
至富那夜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
至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行著論
釋經摧滅外道為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
獨以戒力為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為

蓋

三

道迹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定
或蟬蛻而去或化火而滅或攀樹以示終
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
也且循轍迹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
不迅疾無以為大牛不超過無以為大士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故禪師之為道也以知見為妙門以寂靜
為正味慈忍為甲冑慧斷為劔矛破內魔
緣力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縲
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
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耻
之三乘不興四分不振吾師耻之忠孝不
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耻之故皇皇於濟
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
自聳人有歸依者不俟請而往也有求益
者不俟憤則答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

第一九〇册

傲很不怠於扣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歛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惰則奮自榮者謙自堅者化循私者公溺情者義故士俗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或法而為近住者有

出而修政理以救疾苦為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為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不可勝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一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

境界庭宇之廣狹議者又焉知大道之所趣哉閱世六十二僧臘三十四宣宗追謚定慧禪師門弟子僧尼四衆凡數千人

帝○正月上疾命太子監國上崩仇士良立穎王為太弟即位李德裕相

藝三

三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二